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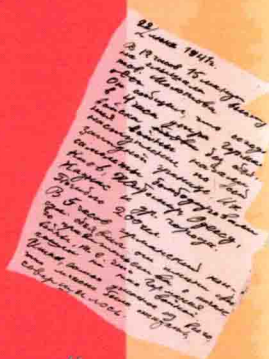
莲娜日记

| 青少版 |

〔苏〕 莲娜·穆希娜 著

赵然 译

纳粹入侵，百姓饥寒交迫，
少女莲娜真实记录列宁格勒围城的
872个日日夜夜



全球40个
国家的读者
共读此书



扫码阅读

扫码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3 到 10 发送到 10086080
手机扫描二维码阅读本书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莲娜日记

| 青少版 |

〔苏〕 莲娜·穆希娜 著
赵然 译

纳粹入侵，百姓饥寒交迫，
少女莲娜真实记录列宁格勒围城的
872个日日夜夜

22. June 1941.
A hard day.
The weather
was terrible.
The wind
blew from the
north, and
the rain
fell in
streams.
The
streets
were
flooded.
The
people
were
suffering.
The
food
was
scarce.
The
people
were
starving.
The
people
were
dying.
The
people
were
suffering.
The
people
were
starving.
The
people
were
dyin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莲娜日记: 青少版 / (苏) 穆希娜著; 赵然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43-3794-5

I . ①莲… II . ①穆… ②赵… III . ①日记—作品集—苏联 IV . ①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4059 号

作 者 (苏) 莲娜 · 穆希娜
责任编辑 罗 英 袁子茵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5mm × 215mm 1/16
印 张 12.87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794-5
定 价 25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言

这是一本列宁格勒女中学生的私人日记，日记作者的性格想必有些内向和孤僻。这本日记以著名苏联诗人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所著的《当代英雄》为榜样，日记作者“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记录下来，所有的感受，就像毕巧林（Petchorine）一样”。这段历史，也就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纳粹入侵苏联的那个清晨，悄无声息又悲惨地在莲娜·穆希娜的日记中延展开来，和列宁格勒那两百多万名的居民一样，莲娜经历了痛苦漫长的围城封锁——872个日日夜夜——任何一个城市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可怕的围城，封锁期间，三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民，70万名城居民死于饥饿与虚弱。

想要了解那些饱受饥饿折磨、与世隔绝、经历了非人生活的列宁格勒人民异乎寻常的经历，目前来说，读者可参考的资料很少，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莉迪亚·金斯伯格（Lidia Ginzburg，1902—1990）所写的《列宁格勒围城日记》（*Journal du siège de Leningrad*）^①。莉迪亚·金斯伯格是知名的普希金研究专家，也是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②与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③的好友。然而，这本日记却与我们所要展现的那本完全不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列宁格勒围城日记》的作者是知识丰富的知识分子，日记里的主人公则是个虚拟人物，可以说是代表了千千万万个围城中的居民，莲娜·穆希娜却是一名只有16岁的初中生，但她是多么成熟、敏感又善于观察啊！

《莲娜日记》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收藏在档案馆中的，而最近，我们才从众多围城时期写的个人日记中将它找到，可以说，这些文字资料读起来是那样令人心碎，让我们对围城人民异乎寻常的经历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特别是最痛苦的那段时期：1941—1942年冬天。1941年5月22日开始，纳粹分子日复一日地向苏联伸



出侵略的魔爪，之后，也就是1942年5月25日戛然而止。历史学家谢尔盖·亚罗夫（Sergueï Yarov）对莲娜的日记手稿进行了复原，并做了相关调查研究，认为列宁格勒围城时期，莲娜没有死，并且，已经在1942年6月初，也就是日记终止后几天从城内撤离出去。

关于莲娜·穆希娜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事实上，我们所了解到的细节少之又少。莲娜于1924年11月21日出生于乌法（Oufa），20世纪30年代与亲生妈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Maria Nikolaïevna）生活在列宁格勒。不久后，莲娜的生母患了重病，于是将女儿托付给姊妹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Éléna Nikolaïevna）抚养（这点可以在莲娜所写的日记里看到，莲娜一直称呼她这位姨妈为“莲娜妈妈”，借以与自己的生母进行区分，莲娜的生母死于1941年7月，即战争初期）。1942年1月1日，年迈的阿卡（Aka）（可能是莲娜妈妈的保姆）由于饥饿和虚弱离开了人世，之后，1942年2月7日，莲娜妈妈也撒手西去，两个亲人去世后，年轻的姑娘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抛弃在了与世隔绝的列宁格勒城。她剩下的唯一远亲只有居住在高尔基（Gorki）（如今的下诺夫哥罗德 Nijni-Novgorod）的热尼亚（Jénia），莲娜妈妈同父异母的姊妹。最终，莲娜撤离的目的地也是高尔基，她所参加的撤离行动从1942年5月底开始，主要是通过拉多加湖（Ladoga）走水路，当然，整个行程中，由于围城时期的折磨，莲娜十分虚弱。

在高尔基，莲娜·穆希娜住在热尼亚·茹科娃（Jénia Jourkova）的家，战争结束后便返回了列宁格勒，不过在离开之前，她一直在高尔基继续修自己的学业。回到列宁格勒后，莲娜就读于实用美术学院，并获取了镶嵌技师专业文凭。不过，实习期结束后，莲娜并没在列宁格勒找到工作，于是只能接受先去外省，首先是苏联东北的小城雷宾斯克（Rybinsk），然后是苏联西伯利亚地区（Sibérie）的科迈罗沃（Kemerovo），在那儿，她为一家大型热电站绘制宣传海报。斯大林去世后，莲娜得到了一份在莫斯科的工作，为一间机械工厂进行美术图案设计。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身体健康问题，



Л. ПАМЯТЬ ИЛИКОЕ - Акхматов 1941-42
1941年莲娜·穆希娜（最上面一排左起第三）的班级合影

莲娜开始在家进行设计工作，为一家纺织工厂进行布料图样设计。1991年，莲娜·穆希娜逝世于莫斯科，享年66岁，与当时苏联人民的平均寿命相当。

尼古拉·韦尔特

①《列宁格勒围城日记》（Journal du si è ge de Leningrad）：作者莉迪亚·金斯伯格（Lidia Ginzburg），巴黎，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Bourgeois）出版社，1998年。

②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生于1889年6月23日，卒于1966年3月5日，苏联“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玛托娃为笔名，原名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戈连科”。在百姓心中，她被誉为“苏联诗歌的月亮”（普希金曾被誉为“苏联诗歌的太阳”）。（译者注）

③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生于1891年1月15日，卒于1938年12月27日，苏联诗人、评论家，阿克梅派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译者注）

④1984年起，苏联就出版了不少围城时期的私人日记：布罗卡德纳亚·柯尼伽（Blokadnaia Kniga）于A.阿达莫维奇（A. Adamovitch）及D.格拉宁（D. Granin）指导下所出的《封锁之书》。另外还有两本著名的私人日记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伊莲娜·斯克里亚彼娜（Elena Skriabina）的列宁格勒日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存》[爱迪生（Edison），新泽西州（NJ），Transaction Publishers]出版社，2000]；伊莲娜·柯琪娜（Elena Kochina）的围城日记[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州（MI，Ardis）出版社，1990]。



ПАМЯТЬ ШКОЛЫ Ленинград 1941
1941年莲娜·穆希娜（最上面一排左起第三）的班级合影

1941年





5月22日

为了通过俄国文学的考试，一直复习到凌晨5点才睡下。

今天早上10点起床，12点45分出门去学校。

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我遇见了碰艾玛、塔玛拉、罗莎还有米夏·伊利亚雪夫几个同学，他们都已经通过了考试，看他们的神态，都开心极了。

我走上前去和柳夏·卡尔波娃及沃夫卡打了招呼，因为当时考试的铃声还没有敲响，我们参加考试的同学等候在大厅中央，班上所有的男生都分在了我们这一组，除了沃瓦·克里亚琴科。

考试的铃声响起，我们沿着楼梯步入教室，大家的表情都惴惴不安、神色紧张，除了我仍旧泰然自若，我相当确信自己一定不会通过考试。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复习的那些东西，现在我的脑袋里杂乱得好像一锅粥，而且有些部分我甚至还没看完，坦白地讲，比起为自己，我替别人担心的还多一些。

我的心思没在考试上，心里一直想着沃夫卡，当然我并不是为他担心考试考得怎么样，相反，我甚至希望他能够考试不及格，因为如果他考试不及格，他绝对会伤心忧愁，我喜欢他伤心忧愁的样子。因为当他忧郁的时候，我便觉得他离我很近，那时我就好想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安慰他，这样他就能静静地望着我，温柔地、感激地微笑。

我一直想和他交往，和他说话，感受他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

而此刻，他近在咫尺，稍稍伸下手便能触碰到他搁在我们课桌上的手肘。哦，不，我绝对不能这样做，坐在我身后的女孩子们会察觉我的动作，而且，他身旁还坐着他的同伴呢，让他们发现就不好了。怎么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坐在桌前，双肘撑在课桌上，谁都不会发现我正偷偷地注视着沃夫卡。不，不是注视，只是单纯地望着。单单是望着他的脊背、他的头发、耳朵、鼻子和脸上的表情，就能带给我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沃夫卡侧着身子坐着，看着正在答题的季姆卡，不时和廖尼亚还有杨尼亚交谈。

他为什么只和他们说话，使眼色，而对待我就仿佛我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不过，我跟他们完全没法比！沃夫卡不是女孩子，而我也不是男孩子，他从来不多看其他女孩儿一眼，更何况是我呢？

我把头埋在臂弯里，任思绪驰骋。

我在怕什么呢？沃夫卡和那天在剧院见到的一样：穿着同一套西装，挂着同样的微笑。我的胆怯，仿佛被一只手抚平到消散一空，因为他是我深爱的沃夫卡，我这样想，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为情。

我从柳夏那儿拿来他抄有文学课重点的笔记本，在封面上写下：“祝你顺利通过考试拿满分。”碰碰他的手肘，我把本子推到他面前，给他看上面写的话。他马上转过身来，我的举动好像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灿烂地笑着也祝我考试顺利。我含混地说了些我自己都听不懂的话。

轮到我了。我在第二张课桌前坐下，都没回头看看同学们，所以，也没看到沃夫卡，不知道他对我命运感不感兴趣。真希望沃夫卡在此刻也能想着我，也能为我担心。过了一会儿，点到了沃夫卡的名字，他坐到了我前面的位子。

我抽到了可怕的考题，第一题和第二题我都不会。所以，我决定先稍等片刻，再抽一份题目。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沃夫卡坐在座位上，脊背微弓，想必非常紧张。他匆匆写满一张纸，然后又撕碎，攥在手里。拨弄拨弄已经凌乱的头发，思考片刻，又动笔答题。他两三次转过身来，其中一次我们的眼神触碰在一起。他神色无助，还带点儿询问的意味。怎么样？他含含糊糊地摇摇头，接着又开始奋笔疾书……

这次，我抽到了另一份试题，瞥了一眼后，马上发现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

1) 普希金抒情诗歌的主题。

2) 感伤主义。

3) 《当代英雄》的结构。

第二题我很熟悉，第三题也是，至于第一题，还需要好好想想。

此刻我知道，文学这科考试我算是过了。

我发现沃夫卡已坐在椅子边缘，频频回首。

而我在绞尽脑汁地回想普希金的那些诗，但我发现沃夫卡在为我担心，他一定知道我拿到了第二份试题，而且，我的神色又那么沮丧。



可最要命的是，每当如我所愿受到别人注意的时候，我便尽可能地努力让自己不被发现，因为我害怕他人会觉察到什么蛛丝马迹。

很蠢对吗？但事实就是如此。

沃夫卡看着我的眼睛（当他与人交谈的时候，往往会直视对方的眼睛，这却是我多数时间不能做到的），想要问我知不知道试题的答案。

我肯定地点点头，他这才放心下来。

沃夫卡在格利什卡后面被叫回答问题，他答题精准、清晰且快速，他很幸运，没用全部答完，也没再被问其他问题便通过了考试，沃夫卡离开了教室。

现在轮到我了，我也只能不再想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关心我，站在门口看我答题的状况，或许他早就高兴得把我忘了，现在已经开心地找他的伙伴们去了。

还是那句话，他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想我的。

今天一整天我都无所事事，心境却慢慢得以平复，还有三天，时间算是相当充裕了。我总是这样，一旦稍稍放松就很难将心收回来。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悄悄溜走了，我听了广播里播送的《德国民谣》节目，我特别喜欢民谣。节目之后，我一口气读完了普希金所有的民谣作品，幸好世界上没有污秽肮脏的灵魂，不然，他们一定会让我们不得安生的。

现在已经差不多10点了，我曾经向妈妈保证过自己要9点上床的，现在她随时可能过来，然后就会发现我并没有信守诺言，这可太没面子了，绝对会被认作是不守诺言的坏孩子，不过，我真的是写到兴之所至，实在收不住笔。

我现在决定每天要按时写我的日记，这样一来，等到以后读起来也会更加有趣的吧。天啊，阿卡进房间来了，可我还没上床睡觉。

“你该睡觉了，记得你跟我保证过什么吗？”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说，“马上就睡。”

可是手上的笔却仍旧没有停下来（阿卡走出房间了），我想要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写进日记里，所有的，所有的感受，就像毕巧林（Petchorine）一样。不是吗？读他的日记是件多有趣的事儿啊！可是我却犯了个错误，因为我把日记写在了妈妈的记事本里，她发现后，有可能会大发雷霆的。

不过算了吧，我总会想到办法说服她的，而现在我需要把东西都放回原位。

5月23日

今天，睁开眼睛已经是上午 10 点整了，又一次错过了晨练时间，索性听听儿童广播节目《阿蒙森的青年时代》，阿蒙森（Amundsen）是一个多顽强的人啊！只要他想要的，他总能想办法得到。

如果我是一个男孩子，绝对会以他为榜样。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了沃夫卡，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极地探险家、研究员或是一名登山员。不过，我能感觉到，自己所希望的这些并不是他所热衷的，他可不想在冰山裂缝中摔得鼻青脸肿。如果有机会，我想就这个话题问问他的意思。但是，这想法什么时候能成真呢？或许我可能会被邀请到他父母那远离市中心的乡间做客，我们可以在那儿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讨论我们下一学年的事儿、他的未来，还有我的。当然，如果他愿意和我聊聊的话。或许我误会了，我根本就不讨他喜欢。不，不可能，他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的，哪怕只有一点点而已。

晚上 10 点，继续写我的日记。我今天去了柳夏·卡尔波娃的家，得知了考试的结果。沃夫卡、格利沙、米夏·伊利亚雪夫、廖瓦、廖尼亚、杨尼亚、艾玛、塔玛拉、柳夏、贝芭、卓娅还有罗莎都拿到了 5 分。季姆卡、米夏·茨普金还有其他一些同学 4 分。剩下的则是勉强及格 3 分：基拉、我、柳夏、利达·克列门季耶娃、利达·索罗夫耶娃、亚夏·巴尔等。

白天我仍旧没做什么正事，到了晚上才开始好好读书，认真学习了第四章。柳夏和我今天去了小花园散步，花园里密密麻麻的都是人，维卡不在那里。

我总是觉得空虚，仿佛丢了点什么似的，我和柳夏一起散步，然后去了她家，和往常一样，我还是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这种空虚无助的感觉在现下备考的节骨眼十分明显。



我喜欢两个人一起温书，特别是温习德语这科的时候，而柳夏却更希望一个人独自温习，我和柳夏的搭配根本就不协调，这点我早就意识到了。

艾玛和塔玛拉结伴学习，罗莎和贝芭一起，柳夏也和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同学一起复习，其他的女孩子们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结对准备考试。

而班上所有的男生则是随时保持联络。

比如沃夫卡，想独处的时候，就独自一人读书温习，可当他厌烦了这样的独处时光，同伴们便立即出现在他身旁。而我却是彻头彻尾的孤单一人，没有朋友，没有能够交心的闺中密友。

有时候妈妈会要我亲她，她也会爱抚我，但是我却仍旧闷闷不乐，因为那些阴郁的念头总是在我脑子里搅动不停。真想放声大哭，或是像疯子一样扯开嗓子大叫！不过，我是个好面子的人，表面上我能保持镇定，实际上内心真的没法控制自己，那缥缈的空虚感始终把我牢牢擒住。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希望她回来，而当她真在家的時候，我又焦躁地希望不要看到她，不要听到她讲话。所有人都让我觉得厌烦，妈妈和阿卡都是。

我渴望见到新的面孔，有新的际遇，我对任何新的事物，不论什么样的新鲜事物都充满了渴望。可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我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想逃离，逃离到任何遥远的地方，那里不会见到任何人，也不会听到任何人的声音，对！没有一个人。

我走着，突然想去找我最好的女伴诉说我的忧愁，因为她关爱我，我要将我所有的痛苦都倾诉给她，这样一来我的内心将会如释重负。

可是我是那样寂寞，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找不到任何人倾诉，我把这些告诉妈妈吗？她会亲我，爱抚我，还会惊讶地问我：“你想要什么呢！”在她的想象中，我没有朋友是因为我比较优秀，而其他人都不如我。

妈妈真傻，她什么都不明白，因为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我是那么平凡，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不过是脑子里有更多的想法而已。

实际上，这不是优势，而是缺点。

无时无刻地思考，每走一步都斟酌许久，细细地探究每一个细节，这难道不是缺点吗？如果我能思考得少一些，挂虑得少一些，我也就会在这世上活得轻松些。

好了，该睡觉了。

5月28日

今天考了德语，还不错，考得很顺利，班里有 13 个人得了满分，却没有沃夫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容易的一个问题他却答错了，最后只得了 3 分。

明天要考代数，很快我就要解放了。

我有好多好多的计划。

今年假期我不能去度假了，因为没钱，不过没关系，我已经好久没有留在城里过夏天了，我一定找份工作，赚钱给自己买衣服。

我已经 16 岁了，却没有一件说得过去的衣服，更别提“时髦”这两个字眼了。

再一个原因是我要从 6 月 7 日开始每天勤奋温习德语，在新的学年里我要成为一名好学生，也不会被人评价为“学习能力太差”，还有，我很惭愧化学考试的成绩只保持在中下等的水平，勉强及格。我经常看到（手稿文字无法辨认）安娜·尼基弗尔洛夫娜和她的阿季卡……不，新的学年，我的化学一定要拿到满分，这样才能拿到好成绩。

5月30日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我却开心不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发生，妈妈依旧出去工作赚钱。的确，我们没有饿死，可这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儿。

这段时间以来，妈妈不停地借钱，四处欠债，这让我在公寓里根本抬不起头来。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昨天考了代数，沃夫卡考得一般，我是满分，柳夏将将及格。至于其他人考得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

考代数的前两天，整晚我都待在沃夫卡家里，沃夫卡、季马还有我一



起找代数的例题，一起做练习，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闲扯。

我和沃夫卡的关系变得比冬天时要好，现在他总是像对待他的好朋友那样和我打招呼，这让我非常开心。

事实上，我越是经常和他见面，或者说，越是经常去他家里，就越少意识到对他的爱恋。但是，如果一旦我在某段时间见不到他，那股爱恋的火苗又会死灰复燃。

本来我计划今年夏天无论如何也要找一整天去拜访他的，但是现在我改了主意，最好我一整个夏天都见不到他。等今年秋天碰面的时候再像老友一般问候他，那样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

假期分开之前，一定要问他要一张特写照片，等秋天见面的时候再让他重新拍一张。

我想这样做，对他对我，这都绝对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能够看到他一整个夏天的变化。

除了沃夫卡，我还想拿到季姆卡的照片，他已经答应给我了，还有米夏·伊利亚雪夫、艾玛、柳夏·伊凡诺娃、塔玛拉·阿尔杰米耶娃和贝芭的照片，不过想要拿到她们的照片恐怕比较麻烦。

明天要考几何，之后就只剩下两门考试：解剖学和物理。我不太担心解剖学，却对物理稍稍有些忧虑，离考试还有两天，备考的时间太少了。更糟糕的是，我们这组同学早上九点就要去考物理，那时候老师正精力充沛，而且要求也更严苛。后边考试的第二组同学就幸运多了，因为那时候老师已经有些许疲倦，甚至会开始打盹儿，在这种情况下答题会容易许多。

我发誓，沃夫卡绝对是一个好男孩儿。如果在新学期他能够当上班长，那就太棒了！

“如鱼得水”，能让我体会到这种感觉的地方只有沃夫卡的家。每次去他家，我就感到精力充沛，我生命里那些起伏起伏的暗涌也平静得仿佛一条小溪，平缓得浸没到我的双膝。

代数评测考试后，所有同学都聚集到薇拉·尼基季齐娜身边。沃夫卡则和其他男生聚在窗前。我走到黑板前，靠在上面，叫了声沃夫卡：他马上转过身向我走来。廖尼亚也和他一起走了过来。

“你做代数习题了吗？”

“没有，不想做。”

“要不，咱们一起挑几道题做吧。”

“哦，天啊，莲娜，我真的不想做！”

“你知道吗，沃夫卡，”我一边说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乱画着，“有几道题我完全忘了解题方法，所以，明天的考试我可能会不及格的”。

“你胡说些什么啊，明天我们的考题会很容易的。”

“还是老样子吧，我现在就去你家，怎么样？”

他点点头，说：“廖尼亚，一起上我家来吧。有些方程式的解法我也不会，咱们一起做上两三道题怎么样？”

“不了，沃夫卡，现在真的不行……”

男孩儿们一起离开学校，我和沃夫卡一起出来，之后是杨尼亚。

我问沃夫卡：“沃夫卡，你的德语怎么考得那么糟糕？”

他没吱声，杨尼亚代他回答：

“根本没有很差啊，比满分就差了一点而已。”

“不是分数的问题，是他答得不好。”

“那你呢？你答得就好吗？”

“问题不在于此，你没看出来吗，我现在说的不是我自己，是沃夫卡。”

“莲娜，如果你在考试前看到他，你就不会这么说了。那时候他就像临终前的哈姆雷特一样。”

在小花园的路上碰见了格尼亚·尼古拉耶夫，我们彼此打了招呼，聊了几句。我本来可以向他多打听点儿事儿的，刚才却像个白痴一样，话也没讲几句就说再见。不过他倒是灿烂地冲我一笑，然后问道：

“你呢？过得怎样？考试如何？”

我真是蠢得可以，慌里慌张地回应了他后，甚至连手也没握一下，就和他道别了，头也没回一下。他可能回头看了我一眼，心里肯定在想：她可真是可笑啊！你说我怎么这么白痴，简直就是个笨蛋！好不容易遇见了格尼亚，却没能和他好好多说几句，下次我要是碰见他，一定要为我的笨拙向他道歉，然后还要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夏天有什么计划？我有好多事儿要问他，最后，还能顺便要张他的照片。



6月2日

解剖学我得了满分，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得了满分，接下来就只剩下物理一科了。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去年夏天的时光基本都荒废了，而今年夏天不同，我以苏维埃女学生的身份保证：想要不虚度时光其实一点儿也不难，只要不懈怠就好。事实上，当学生临考时，他的道德感会有所提升，他会有意识地去温书，因为这样才能正确地回答问题。而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他便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那感觉就仿佛一切都已经结束，眼前就只剩下那看不到的空虚。于是乎，接下来就是重新回到松懈的状态，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

在街上闲逛，去看电影，一个月只翻看一次书本，早上 10 点才起床，夜里 12 点才睡觉。日复一日，整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然后，不知不觉地开学的日子就又降临了。

但是这次，只要我能克服懒惰，毫不松懈，那么我的假期肯定会非比寻常。懒惰是什么？懒惰是苏维埃学生最难容忍的缺点，所以，就一定要克服它。

以下就是我的假期计划：

7 点起床，边听广播边晨练。

假期前期，我会跟随妈妈去普希金（Pouchkin）工作，利用工作空闲去散步，5 点钟离开那里。不出意外的话，晚上 7 点就能到家。

7 点 30 分到 8 点 30 分读德语，之后喝杯茶，听听广播或者读读书。

10 点 30 分洗澡，做锻炼。

11 点，正是广播节目最有趣的时候，我会关上收音机上床睡觉。

假期后期，也就是妈妈在普希金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俩会一起绘图。时间上我将这样分配：早上 7 点起床，晨练加收听广播；9 点钟开始工作；下午 4 点结束工作。

然后是散步，散步回来喝杯茶。然后跟着阿卡学习英语，之后是读书和收听广播节目。